



【地道风物】

冬吃萝卜

□许志杰

老家潍县盛产青皮萝卜,荣称潍县萝卜。像传说中的西湖龙井,那么一两棵树是正宗,潍县萝卜也有自己根正苗红祖传的一亩三分地,据说在潍县城北的北宫,除却此地,其他皆为庶出。如我老家距潍县城三十多里,恐怕多数乡亲都没有口福品尝过北宫出产的萝卜,但也不耽误把自己种的萝卜贴上潍县这个标签。原因很简单,从行政区划管辖范围讲,老家属于潍县东南乡,所产萝卜当是名副其实的潍县萝卜,即使离北宫远了点,也没有出潍县地。

在老家生活时,有幸见着乡亲们从育苗、管理、拔萝卜到储存的整个过程,想想也是应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话,萝卜好吃苗难栽。看似粗老笨壮的青萝卜,生长起来却是非常仔细,对于地苗、水肥、温度都有较高的要求,稍有不慎,哪个地方伺候不到,这一年的长相和口感会大打折扣,与人们的要求相去甚远。潍县萝卜清脆爽口,需要不断地浇灌,涵养水分,才能保证其细皮嫩肉。如果是瓜茬萝卜就更好了,瓜茬就是种过西瓜或者脆瓜的地苗,西瓜和脆瓜都是直接入口的水果类农产品,除了用一点农家肥之外,还要再加一些豆饼,就是轧过油的豆渣。瓜茬萝卜营养丰富,肉质细腻,咬一口,晶莹的萝卜汁欲滴欲出,嚼一口,透心的爽气,比在水井里凉过的西瓜还带劲。拔萝卜的时间要在霜降之后的第二天,萝卜叶子被轻霜淡淡掠过,留下绸纱一样柔软的美纹,刚刚出土的萝卜带着零星的土渣,放在荫凉地里清晒两天,然后割下叶子,埋到挖好的地坑里。注意,是地坑不是地窖,一个在房前或屋后空地挖出的坑,坑深在一米五左右,这样能够使埋在地里的萝卜免受冻土层的侵扰。埋萝卜也有讲究,要放一层萝卜撒上一层薄薄的半干不湿的土,以保证萝卜新鲜和水分不流失。

种萝卜储萝卜有这么多规矩,潍县人吃萝卜也雅致。刚从地里拔出的萝卜是不能吃的,要埋在地里一段时间。时间多长呢,要到入了腊月。为什么要在地里埋些时间,为压压萝卜的火气,青皮萝卜一般都带着辣味,刚刚出土的萝卜尤甚,且肉质偏紧,不易下口。埋一段时间,辣味尚存,但是温和了许多,肉质也开始松动易于咀嚼。潍县人吃萝卜是要有那种柔和的辣味的,不带辣味的萝卜不是好萝卜,潍县人不喜欢。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所谓水果萝卜,几乎无辣味,不符合潍县人对于好萝卜的基本要求。每有人说这萝卜好,不辣,潍县人闻之即刻断定不是老乡。潍县人吃萝卜还有一点,不能把皮去掉,带着皮吃才有味道有养分,烟台苹果莱阳

梨赶不上潍县萝卜皮,去了皮,潍县萝卜的价值就少了。萝卜的吃相也有讲究,不能抓起一根萝卜就下口咬,要切着吃,而且不能切成段,要用锋利的小刀尖,将萝卜从头到尾带着清脆的响声,割成长条的三棱形。萝卜尾部叫萝卜腚,把萝卜拟人化,这是潍县人对萝卜的私情。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把萝卜捏在手上,细嚼慢咽,听着脆声,品着滋味,这才叫吃萝卜。父亲和哥哥都是切萝卜高手,我却至今无法掌握这门手艺,只能放菜板上下刀,显得很不潍县。

潍县萝卜性平微寒,主攻消气下食,化痰平喘,民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。这是从季节上讲的,而每天吃萝卜也有良辰,那就是晚上,这叫上炕萝卜下炕姜,早晨可食生姜,下午或者晚上吃萝卜,睡觉前减轻腹中积食,有助于睡眠。只吃萝卜可能有点刺激,配着花生吃,味道极佳,花生可生可熟,但不能过熟,否则会有糊味,影响萝卜的口感。当然喽,吃萝卜喝茶是必须的,老家人最自信的一句话是,吃萝卜喝茶气的大夫满地爬。那会儿,我爷爷喜欢喝茉莉花茶,大清早就沏上一壶酽茶,一直喝到晚,午后再吃上一块萝卜,茉莉花茶香配上萝卜,还有爷爷惬意的神态,大概那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。萝卜除了生吃、炒着吃,萝卜缨子也为食用佳品,特别是做小豆腐,豆香萝卜叶清香,绝对下饭尤物。

潍县种植萝卜的历史非常悠久,至少300年了。潍县萝卜真正出名,并被贴上地域标签,功劳当记在郑板桥身上。他在潍县当了七年县官,好事干了一大堆,至今挂在潍县百姓的嘴边。传说有个朝廷钦差到潍县所谓视察,向郑板桥索要金银钱物。两袖清风,一心为民的板桥先生机智地送他一袋子潍县萝卜,并赋诗一首:东北人参凤阳梨,难及潍县萝卜皮,今日厚礼送钦差,能驱魔道能顺气。毕竟县级领导,板桥先生的眼界明显高人一格,潍县萝卜已经是产自山东本地的烟台苹果和莱阳梨无法匹敌的,放眼全国,东北人参凤阳梨同样难及潍县萝卜。一袋子萝卜打发了一个贪财的钦差,也把潍县萝卜的名气打了出去。经郑板桥这么一广告,潍县萝卜名声大噪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,今日更是潍县人出门串亲赠礼待客之必备。板桥先生有所不知的是潍县作为行政域名已经没了,但潍县人不会忘记板桥先生和曾经的潍县,这份与潍县萝卜一样晶莹的情愫是不会散去的。

寒冬腊月,屋外飘着雪,家人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,切一根潍县萝卜,数着一天天临近过年的日子,穿新衣,走姥娘家,还有母亲煮的那锅肉,父亲带回来的糖果。小时候,就是这样盼年的。

□刘爱君

有一个培训会议,会期四天,地点莱芜雪野湖。拿着通知,我再三犹豫:初冬的北方万物凋零,山水寂寥,一派惨淡;又当岁尾,各种事务纷至沓来,应接不暇;更主要的,这一整年肩酸背痛,多方求治,不见好转,一遇冷风,状况加剧,苦不堪言,连带的心绪不佳,无心出行。有朋友劝说,还是去吧!换换环境,彻底放下眼前心上的,听闻点新鲜事儿,说不定情绪放松,身体就好转了呢。

下午驱车前往。因为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,所以旅途很轻松;只是一路天气阴沉的,还带点薄雾,整个天地灰蒙蒙雾茫茫的,让人兴奋不起来。同行的人说,天气预报讲今晚明天将有大雪;心想,那就太好了,“雪野湖赏雪”该是另一种机遇和别样的欢愉。说起来,对于久居泉城济南的人来说,近几年多少是有些尴尬的;济南的冬天没有下过大雪,很有些年头了。就想,老人们常说“大雪假山”,莱芜地处山区,雪野湖又因雪得名,说不定就会遇上一场大雪呢,那就不虚此行了。

果然,还未到会议酒店,天上就飘下了零零散散的雪花,星星点点地洒落在汽车前挡玻璃上,撩拨得人一阵阵地兴奋。停下车,还没有办理报到手续,就见有的人已经在楼前、湖边、柳树下、草丛里,欢快地追逐着飘飞的雪花。“一片一片又一片,两片三片四五片,六片七片八九片,飞入芦花都不见”,我应景般吟着前人的诗句,心想,我才不稀罕现在的这一两片呢,我想要的是“前村深雪里”,踏雪寻梅去。

晚上,临睡前,几次掀开窗帘,透过玻璃,看到灯光下,雪花飘得越来越紧,就像在赶赴一场盛会,纷纷扬扬,联翩而来。一时间,我心里踏实了下来,有种幸福在前希望达成的感觉。想象着,明天一定是个天地一笼统,冰雪皑皑神奇瑰丽的世界。

翌日清晨,甫一起床,立即奔到窗前

去扯窗帘,所见却是大失所望。窗外,依旧是灰蒙蒙雾茫茫的,天地间暗沉沉一片;不仅是厚厚积雪没有见到,就连昨晚临睡前见的那些热情真诚的天外来客也没了踪影;这要怪罪暖气导致的较高的地温吗;看来还是那让人极其期望的大雪爽约了。

一整天,我为此悻悻着;尽管到会专家的讲座很专业很精彩。郁闷之余,我信手在会议记录本上写下了如下文字:庚子年,初冬月,十七日傍晚,彤云密布,四野风沉,欣喜大雪欲来;平明未至,心意不足,心怀怅怅,闲吟数句——《雪野湖盼雪》:“琼花数朵薄暮来,山河万里神气衰。连天苍茫无颜色,梦里户外全然白。平明推窗急难耐,湖柳庭松相对呆。公案日久多劳形,何日深雪寻梅开”。情绪这东西,有时很怪,看似不相干,影响力却不容小觑。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自古及今,几人能够?赏雪的念头打消了,就老实听讲座。

然而,第三天清晨所见的景象,我却为之震撼了。起床,拉窗帘,心底平静,动作从容;可窗帘开启的刹那,万丈光芒霎时涌满了屋子;整个人一下子仿佛被无穷的光热力量等包裹了起来;再看窗外,一轮红日喷薄而出,阔大的湖面由远及近跃动着万片金光;远近的山都成了这万顷金波的背景,剪影般插置在周边,全没了往日伟岸的神气;岸边的松柳更是表现出我见犹怜的无助无辜。日月经行,周而复始;可在今天的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,我却深深觉悟到,一轮红日极轻易地就让这大片粼粼波光蕴蓄起了撼人心魄的力量;而远山、近树,它们的明丽葱茏,不也都是由天上的太阳主宰着吗?生活中,一个人时常为外界外物所累,情绪起起落落沉浮不定,从而产生无尽烦恼,那又该如何去调整应对呢?

太阳照在雪野湖上,太阳也照在每个人的心田上。它可以催生万物,也可以照你我前行!惟愿每个人都有一轮红日在心。

□黄家龙

今年的我刚好三十周岁,按部就班地完成了父母成家立业的心愿。为人父母才知父母的不易,多想回到童年那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
记得那时村里的小伙伴都会聚集在一起捉迷藏、弹瓷珠、碰拐子、跳房子、捡石子、扔沙包……太多好玩的游戏,每每都是玩得满头大汗却不知疲倦,直到父母一遍遍地喊着“回家吃饭啦”,才依依不舍回家去。童年的这些项目不仅娱乐,还锻炼了我们的身体。那时我们上学学的课目少,内容浅显,不像现在的学生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,还要在节假日上各种补习班。我上初中才有英语课,如今有时一年级的压轴题我想半天的时间都做不出,忍不住直呼:现在的孩子太难了。

我们村就在镇小学的西边,大约三里地,我们当时都是三五成群步行去学校。途中有座桥,桥下有条河,每逢夏天我们都会在桥底下玩一会,才去上学。桥底下的鸟窝有没有蛋,河里有没有小鱼、螃蟹,我们这些孩子心里门清。旱季,村里的水库就会开闸放水灌溉庄稼,这时渠道里就会有很多“漏网之鱼”。放学后,我和哥哥就沿着渠道走。渠道里这时水不深,最多到小腿处。我每次都是在水里乱摸一通,即使抓住一条也会被它滑掉。哥哥是“捕鱼达人”,天生就懂得捕鱼技巧。眼见渠道里的水已被我搅浑浊了,哥哥却

说这样更容易抓。哥哥给我传授抓鱼的技巧,说抓鱼鳃才能握得牢。但我始终找不到准确位置,即使找到还没等用力,鱼就逃之夭夭了。看哥哥抓鱼真是享受,只见他紧盯着水面,当一个泡泡吐出时,哥哥迅速判断出鱼的位置所在,慢慢把手伸过去,一只手靠近鱼鳃位置,另一只手靠近鱼肚位置,开始用力抓。等鱼发觉要逃跑时,哥哥两只手瞬间发力紧紧抓住鱼,任它怎么拍打都无济于事了。每次我们兄弟俩抓鱼都忘了时间,天黑了还不知道回家。每次母亲见我们俩迟迟未归,便明白了一二。她骑上自行车,一路寻到渠边,把我们“骂”回家。父亲自小爱吃鱼,我们兄弟俩带回来的鱼够他小酌几杯了。

哥哥打小学习比我好,做任何事都比我强,他一直是我敬佩的榜样。哥哥虽然比我大一岁,但父母为了我们兄弟两个上学可以做伴,找老师说情,我得以提前一年上小学,跟哥哥同班了。初中寄宿,我俩不在一个班,但在一个宿舍住,这样兄弟俩同样可以互相照顾,父母来送饭也方便。就这样,我们兄弟俩一路相伴,直到上大学才去往不同的地方。其实当年我的确考虑过跟哥哥报同一所大学,但因和哥哥喜欢的院校和专业不同,最后放弃了。

现在我和哥哥都已成家立业,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,但每逢节假日都会小聚几天,那份兄弟情至今不变。

时光留痕
童年趣
兄弟情